

他将来走进社会，只有两种结果：

要么是祖国栋梁，要么就是烧火棍

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都有原罪

不犯错误是一种生活态度，犯了错误死活不承认是一种人生境界

别跟我 一本正经。

江 麟◎著

据说 **正经人** 都在看这本小说
不正经 的人都在偷看这本小说

生活中 有些人注定是擦肩而过的

而有些人却因为生命里的第一次擦肩 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前生注定的缘分 这只是一种意外的巧合

北方文艺出版社



江 麟◎著

易跟代 一本正经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跟我一本正经/江麟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5317 - 2462 - 9

I. ①别…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7838 号

别跟我一本正经

作 者 江 麟

选题创意 有容文化

责任编辑 李庭军 王佳欢

封面设计 大家设计 王 磊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7 - 2462 - 9

第一章

“哦，我都知道了，你就直说吧，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陶大伟注视着前方，心不在焉地挠挠头发。

天气很热，即使在夜晚，气温丝毫也没有下降的意思。在这种闷热的空气里，陶大伟多少有些烦躁，他开车兜了四五条街，仍然没看见一个客人。汗水从他的头发里流出来，顺着耳朵流进了脖子和汗衫的缝隙里，就流不动了。电话那边的女人还在絮絮叨叨说着什么，陶大伟终于耐不住性子，敷衍地说：“好吧，你别说了，我过几天就把钱给你送过去。”

陶大伟顺手将手机扔到方向盘下面的凹槽里，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这时，他看见前面路口有个女人在招手。他加了一脚油，把车子准确地停到了她的面前。女人大概三十岁吧，模样还算顺眼，皮肤白皙，胳膊上挎了一个奶白色的坤包，裙子很短。她跨进车里时，陶大伟闻到一股浓烈的香水味。

“去哪？”陶大伟问。

“大哥，我不是打车的。”女人媚眼一瞟，把脸蛋儿贴了过来，满脸堆笑地说。

陶大伟顿时明白眼前这个女人是干什么的了。他瞪着眼睛，狠狠拍了一把方向盘，低吼：“操，下去！”

在繁忙拥挤的路上，陶大伟的出租车每天都会搭载各种各样的客人，精明的商人、小报记者、公司职员、在政府工作的人、农民工，当然还有找不到家的酒鬼。他开出租车的时间已经快十年了，对这种工作十分厌倦，他曾经幻想找一份清闲的工作干干，然而那只是幻想罢了，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改变自己平庸的生活。某天下午，他亲眼看见自己的老婆上了一台高级轿车，开车的胖子姓关，做地产生意的。从那天起，他内心残留的一点点自尊和信心彻底被毁掉了。于是，陶大伟开始自暴自弃。酗酒、赌钱，和不三不四的女人睡觉。终于有一天，他不轨行为惹怒了不轨的老婆，老婆提出离婚，他很痛快地答应了。离婚的过程很顺利，他终于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家。

陶大伟是个重情义的男人，尽管老婆背叛了他，他还是把房子留给了她，他觉得这个女人和自己生活了两年多，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如今虽然分道扬镳了，但是也不能亏欠她太多。然而，他的好心并没有感动前妻，在离婚半年后，前妻突然打电话找他要钱，说：“陶大伟你别装糊涂，你还欠我三千块钱呢。”陶大伟想起来了，当年结婚时正赶上过春节，岳母的确给他三千块钱，说是给刚过门女婿的压兜钱。岳母是个好人，对他这个穷女婿一直很不错，可惜在半年前病故了。没想到，前妻连这个钱也追着屁股要。太无情无义了！陶大伟心里说，现在的女人怎么都这样呢？！过几天，就把钱给她送去，不就是钱嘛，老子不欠！

陶大伟的心情很烦。心情越烦躁，越拉不到活儿。开出租车这个营生很怪，心情越急躁越拉不到客人。刚才他让那个风骚的女人滚，可是那女人并非善类，慷慨激昂地问候了他的老母亲。陶大伟气坏了，停下车要揍她，刚开车门，那女人见势不妙像一头野驴似的跑掉了。

在拐过一个街口后，陶大伟万般无奈地把车子停到了路边，探出头，对一个卖煎饼果子的老太太喊：“大娘，给我拿一个，不加香菜。”

在他伸手递钱的工夫，从人行道那边走过来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当她快走到车子旁边时，陶大伟忽然把手缩了回来——真是冤家路窄，怎么遇见她了！

尽管陶大伟对前妻贾美丽很反感，甚至有些厌恶，但是他不能否认，自从他们离婚以后，前妻越来越漂亮了，就像一台二手捷达重新烤了漆，貌似全新了。

陶大伟在这个时候看见了前妻，心里很不是滋味，更何况她的胳膊还挎在一个男人的胳膊上。这个男人，他也认识，虽然只见过一面，但是印象非常深刻。

陶大伟和这个男人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个昏暗的房间里，当时这厮如同肉山一般躺在床上，旁边还有一个尖叫的女人——曾经属于陶大伟的一丝不挂的前妻。

这个男人姓关，在他的地产公司里叫关总，在没发迹的1993年叫老关，在辽宁铁岭农村的火炕上叫小兔崽子。关总的老爹唱二人转出身，在他的童年时叫他小兔崽子，关总至今仍然耿耿于怀。他老爹淳朴没什么文化，后来听说儿子当了大公司的总经理，曾经和坐在炕头上看小品的老婆感叹道：这小兔崽子挺有福啊。

陶大伟缩回手，发动车子想走。还没起步呢，就听见前妻贾美丽在叫他：“哎，姓陶的，你欠我的钱啥时候还啊？”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陶大伟不应该生气的，可是在这种公共场合之下前妻的话听起来却分外刺耳。前妻的名字叫贾莉萍，外号贾美丽，陶大伟再生气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揭她的疮疤。他从车窗里探出脑袋，说：“贾莉萍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在

电话里说啊？我说过我不还了吗？再等几天吧，我现在没钱！”

“你说没钱就完了啊？少废话，最晚明天下午还钱，一个大老爷们儿说话不算数，你还是爷们儿吗？”贾美丽仍然不依不饶。

“我没时间和你吵，不就是钱吗？明天就还你！”陶大伟发动车子，想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不想和贾美丽再说一句话。他觉得很恶心，还捎带着一些无奈和愤懑。虽然只和前妻在对话，可是陶大伟从眼睛的余光里看见了老关那带着幸灾乐祸的眼神让他从心里想冲过去抽老关一个大耳光。这个死胖子每次和他见面都是这副欠揍的德行，虽然一言不发，但总让人感觉这家伙赚了很大的便宜。

车子开出去五六米的时候，陶大伟听见了一句脏话。原来，贾美丽又着腰在骂他傻逼。陶大伟从后视镜里看见了贾美丽的口型，即使没听见脏话，他也能猜出来她在说什么。陶大伟右手搭在方向盘上，左手伸出车窗，毫不客气地竖起了中指。他确信车屁股后面的老关和贾美丽都在看这个方向，他向他们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

老关明白竖中指的意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摆出一副咸蛋超人的姿势作势欲追。贾莉萍不明白啥意思，拉住老关想问个究竟。他们正纠缠着呢，陶大伟心满意足地缩回左手，加油走了。他很欣慰，这个从外国电影里学来的手势很管用，把幸灾乐祸的关维国都给整愤怒了，他真的很欣慰。从老关愤怒的表情里，他得到了一丝久违的快乐，尽管这种快乐来得稍微晚了一些。

突然，陶大伟的脑海里闪过一句朋友老钱说过的话。老钱也开夜班，读的闲书多，在后半夜没活三五个人吃盒饭等客人的时候常有惊人之语。老钱说的话是这样的，他说：

对待牛×的人，你唯一抗衡的办法就是比他还牛×。

老钱个头稍矮，腿粗肚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出生于河南平顶山。

老钱并不老，刚过四十，如果你不问他年龄，冷眼看起来顶多六十。这个貌似忠厚的家伙一肚子学问，属于性情中人，单位重组改制后，堕落成了一名优秀的出租车司机。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深圳的，周围的人只知道他是个光棍。

在陶大伟和他的前妻纠结的时候，老钱正开车行驶在新港中路上。车里有一个女乘客，大概四十岁吧，说要上金瑞麟酒店。看她风尘仆仆的样子，老钱眼睛一搭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老钱问她你是来旅游的吧？女人说不是。老钱说你老家在哪儿啊？女人警觉地斜愣他一眼，半天才憋出两个字：沈阳。老钱觉察到女人心存戒备，刚才高昂的兴致呱唧一声掉到了水坑里。他尴尬地笑了笑，没有继续问，心里确实不太舒坦。临下车时，女人掏零钱付车费不够，少了一块钱，按理说老钱可以不要的，但是老钱说该多少就多少，少一块都不行，随后，他非常执著地找开了女人的一百块钱。女人当时很生气，下车时把车门摔得很响，拖着行李箱雄赳赳地进了酒店大堂。面对这个愤怒的女人，老钱很不以为然，他点了一根双喜，望着女人肥硕的背影叹了口气，把车开出了门厅。他并没有注意到，女人把一个黑色的包裹落在后备厢里了，那个包裹不太大，可是由此发生的麻烦事儿却让老钱的脑袋都大了。

老钱在路边的便利店买了瓶矿泉水，刚回到车上，电话就响了，打电话的人是陶大伟。

“老钱，你在哪儿呢？中午啦，一起吃饭啊。”陶大伟的声音很大。

电话里很嘈杂，好像是个卖场门口，一个广东女高音在喊挥泪大甩卖。

老钱说：“你定地方吧，我在新港中路呢，到哪都方便。”

陶大伟说：“吃包子吧，就是上次那个地方。”

老钱说：“行，你先去。”

陶大伟说：“你可快点啊，去晚了，牛肉馅的包子就卖没了。”

“再快我也不能飞过去啊，这两天总他妈堵，你先点两屉晾着，我随后就到。”老钱放下电话，忽然想起来，前几天老乡捎给他的几罐酱菜还在后备厢呢，等一会儿吃饭时拿出来让陶大伟这家伙尝尝。

白老头包子铺是一个姓白的东北老头和他儿子开的，他儿子是个混混，白天晚上都不在家，所以基本上是老白头在照顾生意。老白头花钱雇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工——安徽人，听话，还算勤快。包子铺的门前临街，门上没有牌匾，巴掌大的地方摆了四五张脏了吧唧的破桌子，一到了饭口，后来的人就被挤到了门外。经常来吃包子的人大部分是北方人，偶尔也有南方人开着奔驰过来买包子，但不是自己吃，是给老板买的。

老白头的包子有两个特点，皮厚馅大，至于味道就不用说了，确实香，容易上瘾，吃过包子的人都知道。曾经有个不知道深浅的吃包子的，说包子馅可能放了大烟葫芦水，要不能这么香嘛。他想象力太丰富了，还说了不该说的话，第二天就没来吃包子。后来据说他的眼睛肿了，肋骨断了三根，还躺进了白云山医院。老白头的儿子小时候和道人学过武当拳，半拉武术家的底子，打一般人跟玩似的。

老钱和陶大伟在等出屉的包子。忽然，老钱想起来后备厢

里的酱菜，他和陶大伟说：“我去取点咸菜，老乡带来的，你尝尝。”

老钱打开后备厢拿酱菜，刚把酱菜拿到手里，同时就看见了那个黑色的包裹。他想起来了，是女乘客落在车里的。他很好奇，把酱菜放下，小心翼翼地拆开了包裹外面的黑胶袋。他探头看了一眼，顿时惊呆了。

老钱脸色吓得发白，声嘶力竭地高喊——“陶大伟！”

听见老钱不是好动静叫他，陶大伟从包子铺里跑了出来，说：“咋的啦？你叫得跟头驴似的。”

老钱哆哆嗦嗦地指着包裹说：“你，你看看这，这是啥？”

“啥啊？”陶大伟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低头一瞧，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后脊梁骨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原来，黑胶袋里装着一颗人头！

“我操，老钱，这是你干的吗？”陶大伟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他砰地一声关上后备厢，一脸惊恐地问道。

“不，不是我！”

“那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啊，是一个乘客落在车里的。对，是一个女的。”老钱急得满头大汗，两眼发直。

“得马上报警！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弄不好，咱们都得进去。”陶大伟从裤兜掏出手机。他刚要打电话，忽然想起什么，说：“老钱你别着急，这事情有点蹊跷，你想想，这个女人如果杀了人，还敢拎着这么个东西满大街走吗？”

老钱一边擦汗一边说：“我觉得不，不好说。”

陶大伟壮着胆子说：“要不我们再看看吧，如果真是，我们再报警也不迟，对吧？”

老钱没了主意，说：“要看你看吧，我可不敢看了。”

陶大伟心里也害怕得要命，可是他的胆子毕竟比老钱大一点。他深吸一口气，单手用力，轻轻掀开了后备箱。

在仔细看了半天后，陶大伟乐了。他一伸手，把黑胶袋拎了出来。

老钱被他的动作吓坏了，说：“大伟啊，你他妈的到底想干啥啊？”

陶大伟不屑地说，“老钱啊老钱，看你吓得那个熊样，这个不是真的。”

“你说啥？”老钱以为陶大伟骗他，还是不敢看。

“不是真的，像是个理发道具，不信你看！”

黑胶袋里的确装着一颗人头，不过并不是真的。老钱终于看清楚了，他夺过袋子，想扔掉。这么个晦气的东西装在车子里，换作谁都受不了。

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老钱看了看来电显示——不认识，随后接通电话问：“谁啊？”

电话里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说道：“你是钱晓生？”

“是我，你谁啊？”

“你别管我是谁？我的东西在你手上，我要拿回来。”

“我不认识你，能有你什么东西啊？你打错电话了。”老钱有些不耐烦，电话里是个男的，他不太喜欢用这种口气和他说话的人。

“是一个人头道具。”

“啊？”

“今天下午三点，你把它送到深圳大学门口。”

“我没时间，要取你自己来取吧。”

“按照我说的办，等我拿到东西后，给你一万块钱。如果

你不说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这东西是个女人丢的，又不是你的。”老钱忽然想起来失主是个女人，电话里这个男人会不会是冒领啊。让他疑惑的是，这个家伙怎么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奇怪。

“信不信由不得你，就这么定了。”

“喂！我还没说完呢。喂，喂！”老钱冲着手机一通狂喊。对方把电话挂断了，根本没有留下商量的余地。

陶大伟一直在旁边站着，一脑袋瓜子问号，没机会插话。

“谁啊？”

“我也不知道是谁，他妈的穷横穷横的。”老钱把黑色胶袋扔进后备厢，愤愤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老钱喘了口粗气，眨巴着小眼睛说：“一个家伙说这东西是他的，还说我把东西送过去，就给一万块钱。你信吗？”

“哦，还有这好事？他不会骗子吧？就这个破玩意，批发市场满地都是，顶多二百。他给你一万，他是傻逼啊？”陶大伟哈哈大笑。

“我也不信啊，这东西根本不值一万块钱。”老钱挠挠后脑勺，继续说，“大伟，要不这样吧，你和我去，如果他真的给钱，咱俩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陶大伟说：“你太能整了，这好事儿还是你自己去吧，万一他们是黑社会呢，咱俩加一块都惹不起。”

“我自己更不敢去啊，你去给我壮胆。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了，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你要负责任。”老钱说。

陶大伟说：“滚犊子，我负啥责任啊？”

老钱说：“你是我朋友吧？”

“是啊。”

“那就对了，我如果把命搭上，主要是由于你不去造成的。”

“这有逻辑关系吗？”

“当然有，我说有就有。”

陶大伟掏出手机，说：“我看还是报警吧，咱们俩都不用去。”

老钱按住陶大伟的手，小声说：“停！你千万别报警，干脆咱们去看看，万一真给一万块钱呢。你也不想想，开俩月出租车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啊。你报警了，和警察也说不清楚，指认现场、做笔录这么一折腾，少说得两三天，咱们下午去跑一趟，就一万块。”

“好好好，我陪你去一趟，谁让咱俩是朋友呢。”陶大伟说完话，转身进了包子铺，和老白头结账后，上了出租车。其实陶大伟心里也有个小算盘——他还欠人家三千块钱呢，倘若真拿到钱，刚好还给贾美丽，这可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

老钱和陶大伟没有开一台车去送东西。

老钱说：“分头开车去，以免被对方发觉。”

陶大伟嗤之以鼻，说：“你香港警匪片看多了吧？一起去怎么啊，他如果玩黑的，我们一起揍他，打不过一起跑呗。”

老钱说：“你净胡扯，你在暗处，万一有事立即报警啊。”

陶大伟说：“行行行，都听你的，出事你兜着。”

老钱可没那么仗义，说：“你可拉倒吧，出了事儿只有人民警察能兜住，我也兜不了啊。”

陶大伟翻了翻眼睛，愣没接上下句。

深圳大学在外环西路边上，老钱等了半个多钟头，等来一个电话。对方说换地点了，接头地点改在中环东路的丽景宾

馆。老钱气急败坏地关掉手机，骂骂咧咧地说：“这不是耍我吗？”

回到车里，老钱用对讲机告诉陶大伟改在丽景宾馆了，陶大伟倒没抱怨，说：“你就快点去吧，我的油箱可快没油了。”

丽景宾馆坐落在一栋高层的侧面，外面装修得富丽堂皇，内部却乱七八糟的。估计大堂里的真皮沙发有八九年没换了，看上去就像犀牛的屁股，满是褶皱。总台里有两个女人，年轻的三十岁左右，奇瘦无比，宛如一根黄瓜；年长的超过了六十，稍胖一点，像个茄子。她们有两个共同点：都是女人，都趴在吧台上嗑瓜子。

见有客人来，黄瓜女停下咀嚼动作，懒洋洋地问：“老板，住几天啊？”

老钱问：“有钟点房吗？”

黄瓜女答：“没有，这里没钟点房。标准间全天三百八，不过你可以订半天，二百。超过一小时加十块。”

老钱诧异地问：“半天应该一百九啊？”

黄瓜女：“就这个价，觉得吃亏，你就订整天吧。”

老钱被她的话呛住了，气呼呼地瞪了她一眼。然后，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墙上的钟表说：“你这里的315房间空着吗？我就订这间。”

黄瓜女翻开登记簿，说：“老板你还是换一间吧，客人刚走还没收拾呢。”

老钱低头看看表说：“不用麻烦了，就这间吧。”

这时，陶大伟刚从门外进来，长得像个茄子的老女人招呼他说：“老板，开房吗？”

老钱连忙说：“我们是一起的。”他从黄瓜女手里接过钥匙，在前面急匆匆走，几步就跨入了电梯。陶大伟不明所以，

在电梯里问老钱：“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被狗撵啦？”

老钱正在气头上，说：“甭提了，又搭了二百！”

取货的男人告诉他订315房间，晚上五点到。老钱躺在床上，心里直发毛，有些疑惑地问陶大伟：“哎，我说大伟，这家伙不是骗咱们吧？”

陶大伟心里更没底，不过嘴巴很硬，他说：“人都来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陶大伟嫌脏，没坐下来，在屋子里来回溜达。折腾几个来回之后，他抽了抽鼻子，对老钱说：“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有？”

“什么味？”

“香味。”

“啥香味？”

陶大伟转悠到门口，看见茶几下有个插着吸管的塑料瓶子，他恍然大悟地说：“我操，他妈的有人吸毒，刚走！”

“你说啥？”

“肯定没错，这房间里有人吸毒，刚走不大一会儿，不信你闻闻。”

老钱腾地从床上坐起来，还没答话呢，门外忽然响起了一阵嘈杂声。

陶大伟趴在门镜上向外面看了看，缩回头低声和老钱说：“别害怕，是一群东北老乡，男男女女一大帮，估计是个旅行团。”他告诉老钱别怕，其实自己的心脏砰砰直跳，刚才他还以为来了一帮黑社会呢。

他刚转身往回走，突然听见有人敲门。

“谁啊？”陶大伟问

“是我。”

“你是谁啊？”

“我是牛二。”

“牛二是谁啊？”陶大伟和老钱脑袋直发蒙。这个市场经济的年代，居然还有人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冷不丁一听像个杀猪的。

“我是来取东西的。”门外的人悄悄地说。

听说是来取东西的，陶大伟打开了房门。让他和老钱感到惊奇的是，外面站着的一个人，小个不高，精瘦，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从理论上讲，对付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排骨男人，派老钱一个人就绰绰有余。

老钱上下打量牛二一番，心里这个乐啊。绷着小脸说：“快进来、快进来，我们等你小半天了。”

“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派我来的人说，你们得先给我东西。”牛二说。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口袋，小眼睛滴溜溜乱转。

老钱二话没说，把黑色胶袋递给他，说：“你不说我也会给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牛二倒很老实，接过袋子，就把钱给了老钱。

“你不仔细看看啊？”陶大伟插话说。

“不用了，派我来的人说就是个黑口袋，里面是圆圆的东西，他没让我看。”牛二说完话，回身要走。

陶大伟说：“你站住，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牛二很诧异，说：“钱都给你了，还有什么事吗？”

陶大伟嘀咕道：“原来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啊。”

牛二说：“啥一伙啊？我在楼下路过，被一个穿黑衬衣的大哥抓进面包车，要我上来取东西。他答应事后给我五百块钱，我也不认识他们。”

陶大伟急忙问：“车上有多少人啊？”

牛二翻了翻眼睛说：“我没数，大概有五六个吧。”

陶大伟继续问：“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牛二不假思索地答：“大门口啊。”

陶大伟心里说，坏了坏了。

牛二说：“大哥，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陶大伟说：“先别走，你在这里待十分钟，我们先走。”

牛二问：“为啥啊？”

陶大伟说：“不为啥，你这么一走，我们可就出不去了。”

说完话，他扑过去把牛二接到床上，牛二想喊，陶大伟抓起被单塞进他的嘴巴里。

老钱问陶大伟：“你想干啥啊？”

陶大伟说：“快帮忙吧，把他先捆了再说！”

老钱没反应过来，说：“你这是干啥啊？”

陶大伟气喘吁吁地解释说：“牛二拿东西下楼后，那群家伙在外面，我们还能跑出去吗？先把牛二扔这儿，咱们先走，等咱们离开后，你给那个取货的浑蛋打个电话，让他自己上楼找牛二和东西。”

听他这么说，老钱也明白了。两人关上房门，从宾馆的消防楼梯下来，来到了大厦后面的停车场。他们一前一后开车拐出楼区，轻轻松松跑没影了。第二天，老钱找到陶大伟，塞给他五千块钱，说：“哥们儿辛苦了，要不是你头脑灵活，我自己去肯定拿不到钱，说好的，一人一半。”

陶大伟也没推辞，把钱藏在座位下的暗盒里。忽然，想起来一个问题，他问老钱：“那帮家伙没再给你打电话吧？”

老钱嘿嘿一笑，得意地说：“我把电话卡扔了，当初办电话卡时也不是我的名，上面的地址是假的。”